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  
第十七回 殿曦嵐山上得井圖 陳清秋井下斬周洪

殿曦嵐來到繡樓上，見到了陳清秋。陳小姐趁蓋嬌娘和她爹說話的工夫，就把八卦井的井圖塞給了殿曦嵐。孩子用小手接過來，塞到懷裡，馬上離開了陳清秋，這時候蓋世英已經進了樓門口。蓋嬌娘說：「爹，您請坐。」

「好，我不想坐著了。曦嵐呀，跟我到前面去吧。」

「我剛到樓上這麼一會兒，你請我來幹什麼？」

「曦嵐哪！我不放心呀！你還小，高山上有不少埋伏，我怕你萬一要是出了錯，我怎麼能對得起我師父啊。我不放心，怕你亂跑，所以才來到這兒。快！跟我到前面去。」

「我就在樓內玩一會兒，哪也不去。」

「你在樓上跟她們有什麼玩的？」

蓋嬌娘說：「可不是嘛，爹，他到樓上說的話，可不好聽啦，他一個小小子，跟我們姑娘怎麼玩呀？」

陳清秋說：「叔叔，這個小孩挺有意思。」

殿曦嵐說：「什麼小孩，你陳清秋得管我叫師叔。」

蓋世英說：「對，你得管他叫師叔。曦嵐，走，跟我下樓。」

殿曦嵐說：「好吧，我還沒吃飽呢，到前邊再吃點兒。」他心裡有了底了，知道陳清秋塞給他那個東西很重要。

蓋世英領著殿曦嵐下了樓，又來到中山寨的聚義廳。

「曦嵐哪，你看哪個菜好，再多吃點兒。」

「行了，我再吃一點兒，我就走了。」

殿曦嵐在這兒又吃了幾口菜。

「曦嵐哪！我派個頭目，用小船送你回家。」

「行了，行了，別提你送我回家了，那天你派兩個頭目送我回家，叫兩個頭目擺一小船兒。船一靠岸，我差點兒沒把命搭上。你們山上這幫小子，不知是哪個混蛋，他跟我，埋伏在河邊樹林裡，差點沒把我給殺了。」

「啊！曦嵐哪！真有此事嗎？」

「我才沒撒謊呢！」

蓋世英把臉往下一沉：「誰乾的？我師父就是我爹，我師弟就是我的親兄弟，你們誰也不能給我慢待了，誰背著我想殺我的師弟呀？」

「反正是你們高山上哪個小子。我看那個頭目，和奚金哥差不多。就是天黑，臉上用什麼蒙著，我沒看清。」

奚金哥說：「大哥，你懷疑我嗎？」

「不不不，也不能隨便懷疑人。不過你們大家聽著啊，我要查出來這件事是誰乾的，我把他亂刀剁死！」

「是，大寨主……誰乾的？不知道哇！」大家伙議論了一陣子。

殿曦嵐說：「行了，別送我了，我自己走吧，還保險，以後這個山哪，我還不能總來了呢，來呀，確實危險。」

「曦嵐，你只管來，山上哪個弟兄慢待你，我要他的命。」

蓋世英派兩個小頭目送殿曦嵐下山。小孩被兩個頭目送出了大門，過了飛雲橋：「你們回去吧！我走了。」

「少爺，用不用我們再多送一程呀？」

「不用，我自己走。這回我加小心了。」小孩假裝往他家那個方向走，一看兩個頭目回去了。他拐個彎就奔安平鎮。

來到了公館，見到了周景龍、阮英等「小八義」眾弟兄，說明上山得圖的經過，然後把陳清秋交給他的那張井圖就拿出來了。周景龍把這張圖打開，大伙一看，阮英說：「這八卦圖下邊還有陳清秋寫的話，是說明進八卦井裡頭怎麼走，裡頭有個箱子，放著珍珠冠。雷霆過來！」

雷霆說：「我倒不怎麼太明白，不過我可聽他們講過。再者說，我好研究這方面的知識，今晚上要是上山的話，帶著我，我也與你們進八卦井，多少我還通點路。」

阮英說：「好。曦嵐，晚上你帶我們進山，山上九溝八岔十二條路，有生路、有死路，萬一我們踩上了高山的埋伏，不危險嗎？山上你最熟悉，你帶我們去。」

「行，就這麼的，我帶你們去。」

阮英說：「咱們人別去太多了，有雷霆哥哥、曦嵐和我，三個人去就行了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再帶上我，高山上起碼我那條路是熟了。」

「好吧，三哥，就咱們四個人去。」

晚飯後，定更時分，他們四個人都換好了夜行衣，離開了公館，直奔藏軍山。

來到藏軍山飛雲橋這邊一看，這山上可加強了崗哨，三步一崗，五步一哨，一會兒過來一幫，挑著燈籠火把，各拿著刀槍棍棒，尤其是橋頭那兒把得更緊，起碼有一百來人。阮英在遠處就看見了，說：「壞了，他們加了防備，怕我們上山，你們看，飛雲橋我們是過不去了，照得這麼亮，我們一上橋就得被發現呀。這可怎麼辦？」

他們商議了一下就繞到南邊去了，南邊比西邊能鬆點，不過也有嘍兵來回放哨，再說這是水路，沒有橋哇！哥四個由打南面又繞到東邊，東邊是後山，東面這兒比較背靜，但也有嘍兵站崗放哨。

「兄弟呀，這個山我們上不去呀。你們誰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殿曦嵐說：「我有辦法，我會水，我能過去，水裡有毛病，我都知道，你們還誰會水？」

鐵牛說：「我可不會，我是旱鴨子。」

阮英說：「我也不會。我爹、我叔叔都會水，我小時候好肚子疼，那水性沒練會。」

雷霆說：「我也不會水。這可怎麼辦呢？」

殿曦嵐說：「還得我，我要不跟來不就壞了嗎？我把我們家的船弄來吧，我把你們帶過去。不是吹，沒有我，你們有船也進不了山。你們都不知道，水裡有滾龍刀、絞刀，碰上船底能給絞漏了。」

阮英說：「快去呀！」

殿曦嵐把自己家房子河邊的那條船就擺出來了！「快上船吧！」

幾個人上了船，殿曦嵐擺船，小船搖得很快，不久就來到後山寨。靠了岸，幾個人就都跳下去，小孩把船的纜繩拴在一個小樹上說：「一會兒就在這兒集合啊！」

「走吧！」

小孩跳下了船，在頭前兒領路，他們三個人跟著噤噤噤……就來到了後山腳下，沒走寨門，幾個人由打旁邊上了寨牆，進了後山。殿曦嵐領著他們來到了中山寨，這兒有一棵老歪脖子樹，樹旁邊，就是這個八卦井。阮英往周圍看了看，沒什麼動靜，遠處有更

梆聲，「梆，梆，梆……」阮英知道是一更天了。

阮英說：「我先下！」

雷霆說：「阮賢弟呀，你在後邊，我在前頭。」

阮英說：「雷霆哥哥，在前頭危險哪，還是在前頭吧。」

「阮賢弟，你是有用的人，我死了就算報答狀元之恩了。我幫你們盜出珍珠冠來，我算將功折罪。兄弟呀，讓我在前頭吧！」

「這……也好，雷霆哥哥，你可千萬注意！」

「我知道，根據這張圖，我還能看明白，下去吧。」

阮英告訴唐鐵牛：「你下去之後，在井口裡邊，別再往大裡頭走，防備外邊有什麼動靜。曦嵐哪，你留在井口外，萬一有什麼事，跟裡頭打一下招呼，好出來。」

「行。我就在這個大歪脖樹底下藏著，你們下去吧！」

第一個是雷霆，阮英緊跟著，第三個是唐鐵牛，小孩兒留在外頭。

他們一下井，怕外頭髮現，用腳趟著走，有樓梯磴兒，順著台階兒，到裡頭了。阮英由打身上拿出火扇子，一扇，火扇子著了，冒藍火。把圖打開，根據陳清秋給畫的那張圖，雷霆拿著圖，火扇子照著，徑直往前走。走了一段路，前邊就是大鐵門，到了鐵門跟前，根據圖上畫的，往旁邊一按，這個大鐵門，「格楞楞，咔！」鐵門開了，雷霆使了個眼色，告訴阮英，我先進去。雷霆就進去了。阮英跟著進來。走到這個鐵箱子跟前，一按當間兒這個大菊花釘兒，「咣當！」箱子開了，用火扇子一照，裡邊什麼也沒有。

阮英說：「怎麼沒有哇？哎呀！他們還真狡猾呀，準是把珍珠冠又轉移了。雷霆，咱們快走吧！」

雷霆說：「先別著急，咱們給他歸本還原，別讓他們發現。」「咔嚓」一按，箱子又下來了，他們出來一按，鐵門旁邊的銷簧，鐵門又關上了。

他們出來之後，雷霆跟阮英說：「他們不能把這個珍珠冠轉移走，肯定還在裡頭，因為這裡頭保險，就是山上這幫響馬，蓋世英未必相信，因為這幫人比較複雜。當然，他有幾個知心的，我看，珍珠冠准在井裡。」

阮英說：「在井裡頭能在哪兒呢？」

「你跟我來！」

阮英很擔心，生怕錯走一步，惹出麻煩。

雷霆說：「圖紙上畫的是往前邊這條路哇，我們臨進來時，發現又有岔路，但是沒敢動哇。」

「雷霆，你有把握嗎？」

「你放心吧，咱們慢慢試著看。」

他們往回走，走到岔路上，也有兩個人那麼寬的一條路，裡頭很矮，阮英這個個兒是到不了頂上，雷霆這個個兒得稍微低點頭。雷霆說：「阮英，你在後邊跟著，咱們就奔這個岔道去，我看前邊也像有個屋，可能由打這個屋子能到別的屋裡去。蓋世英這叫狡兔三窟，他由打這兒挪到那兒，由打那兒挪到那兒，怕叫人發現了。」

「好吧，雷霆，咱們試試看。」

雷霆頭前走，阮英在後邊跟著。雷霆告訴拉開點距離，徑直往前走，雷霆用腳趟著，加十分小心，來到了盡頭，也是個大鐵門，雷霆一想，根據這張圖，可能這個銷簧也在門框上。雷霆用手一按，這鐵門「格楞楞……」真給弄開了，雷霆一想，不就這麼點事嗎？裡頭不還是有個鐵箱子嗎？珍珠冠要在這個屋裡我就進去拿出來了。雷霆邁步就往裡走，雖然有火扇子照著，這裡頭也很暗。雷霆這個腳往屋裡頭一邁，一腳門裡，一腳門外，後邊這個腿還沒等邁進去，「咔嚓」，由打上頭就下來一口大劍刀。雷霆一見，不好！喇！身子一側，這口劍刀就下來了。雷霆的靴子頭，被劍刀給鋸去了一段，腳趾頭稍帶點輕傷。好險哪！雷霆嚇得是一身冷汗。

阮英說：「雷霆哥哥，怎麼樣？」

「不要緊，我覺得腳脖子崙了一下。」

阮英說：「別再往裡頭進了，趕緊出去，不能拿性命鬧著玩兒呀！咱們不懂啊，這叫一處不到一處迷呀。」

正說到這兒，聽外頭可就有了動靜了。「嚙……」口哨響。「怎麼了？」山下有人登山了，八卦井裡有人，來呀！快點……」

阮英說：「壞了！外頭髮現了，雷霆哥哥快走！」

雷霆一癩一拐的，阮英攙著他，順著原路就回來了，一看唐鐵牛在井口裡頭，曦嵐也進來了問道：「怎麼樣了？」

阮英說：「曦嵐，你怎麼也進來了？」

「我尋思進來看看，你們怎麼這麼半天沒回去呢？」

阮英說：「快走！」

剛到井口底下，一看井口上頭站著個人，手裡頭拿著一口單刀：「你們還跑得了嗎？」

阮英一看不認識這個人。書中暗表：這個人是五鳳樓朝陽觀五霸的老五，一隻眼睛，外號單眼風震南方，叫周洪。只見他手裡拿著一口大片刀，堵著井口，微微地一笑：「幾位，還走得了嗎？你們趕緊束手就擒吧，把兵器放下，就省得我費事了。」

阮英想：「這可怎麼辦？他一個人擋著，我們一百個人也出不去呀！」他剛一愣神，再一看，「撲！」周洪腦袋掉了，「噲啾」把刀扔了，外頭有人一擺手！「跟我來！」

阮英一眼就看出來了，正是七嫂陳清秋。「走吧！」幾個人趕緊上了井。遠處，幾個嘍兵就奔井口這兒來了。陳清秋帶著他們幾個人急奔後山，雷霆一癩一拐跑不快，阮英趕緊把他背起來了。

「兄弟，要不把我撂下吧，背著我累贅呀！」

「嗨！哥哥，咱們一起來的，說這個幹什麼呢？」

陳清秋此時也是捏把冷汗，說：「快點走吧！」

來到後山的花園，幾個人進來，陳清秋把花園的門插上，「噔噔噔」心還直跳。陳清秋怎麼能不緊張呢？她明知道殿曦嵐把那張圖拿走之後，阮英他們必然要行動，姑娘心裡可沒底，我畫這玩意兒准不准哪？再說能不能成功呢？怕萬一出事，於是，便來到八卦井看看。正好碰見周洪，陳清秋就把他給殺了。要沒有陳清秋呀，阮英他們可就完了。想起來後害怕。一想：怎麼回事？我沒畫錯呀？怎麼能蹬翻了消息兒呢？其實，姑娘不知道他們又走了另一條路。